

## 《红楼梦》的风俗描写及其 在文学上的意义（代序）

●叶丽娅

凡看过《红楼梦》的中外读者，都会深刻感受到，艺术大师曹雪芹特别注重对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的描绘，书中对清乾隆时代风土人情的精湛描写，大则寿诞、丧葬、嫁娶、年节等民俗场景；小则服饰、饮食、谜语、酒令等日常民俗事象。不仅展现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封建大家族的豪华生活的情景，而且全面、真实、生动地记录了存在于清中叶社会中活生生的民俗风貌。

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反映的众多民俗事象，归纳起来，有如下四个特点。

第一，广泛、深入和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社会各个生活领域的风俗习惯，其接触面之广、数量之多、十分惊人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，全书共叙述了岁时、人生礼仪、衣食住行等风俗共计629项，大体可分为二十类，即岁时、生育、婚娶、寿诞、丧葬、祭祀、交际、职业、服饰、饮食、居住、器用、交通、工艺美术、文化娱乐、医药、信仰、迷信禁忌、宗族家族、其它。这些体现了中

华民族智慧的风土人情的描写，几乎遍及作品的所有回目之中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岁时风俗描写，涉及到一年中每个节令，其活动内容丰富多采，如：元旦吃年酒、年茶；元宵社火、花灯；清明植树；芒种节的饯花会；端午蒲艾簪门、虎符系臂；七月七乞巧；中秋赏月、焚斗香；重阳持螯赏桂；冬至消寒会；除夕贴春联、换门神、祭宗祠、辞岁、守岁等等。

服饰习俗的描写，其数量之多，居于首位。其中有头衣、上衣、下衣、足衣以及首饰、手中物具等。特别是首饰和佩饰最为丰富。前者有金项圈、戒指、坠子、钏（镯）、簪、香串、缨珞等。后者有荷包、香袋、梅花香饼儿、护身符、长命锁、寄名符、通灵宝玉等。对上衣的描绘更是浓墨重彩、有箭袖、紫蟒、八团、一裹圆、金裘、鹤氅、兜肚等等，其花纹图案，工艺色彩，五光十色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各种人物的不同穿戴，还鲜明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关系。

另外，文化娱乐习俗的描写，也十分广泛：奇幻的神话，风趣的笑话，瑰丽的彩灯，巧妙的谜语，更有那名目繁多的游戏；雀戏，斗草、双陆、射覆、风筝、影戏、九连环、抓子儿、猜拳、酒令、射鸽子等等。尤为可贵的是《红楼

梦》中对清代风俗还从多角度作了深入细致的描述，不仅再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满、汉风俗，而且再现了富有地方色彩的南北风俗，充分反映了清代社会的风俗特征。

第二，记述资料翔实，符合历史事实，有较高的科学价值。《红楼梦》中无论是服饰，或是岁时，婚礼、丧葬、迷信、饮食习俗等，其记述都是十分真实的。通过风俗这个历史的窗口，能窥见到当时的社会风貌。如螃蟹宴，是清代过重阳节的一种饮食习俗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八回生动地记录了大观园举行螃蟹宴的热闹场面，人们一边吃蒸蟹，一边饮酒作赋，其食蟹时，用手掰，指甲剔，拿醋蘸等方法，竟与刘若愚《酌中志》叙述的清内廷吃蒸蟹情景完全一致。

我国饮茶历史悠久，并世代传承，到清代已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民族特色的品茶习俗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”，详细描述了妙玉为贾母等人烹茶的情景。从选茶、择水、煮水、泡茶、用器到品茶，可谓是一番中国式娴熟的茶道技巧表演。曹雪芹这段真实细腻的饮茶习俗描写，不仅使我们获得了教科书上难能学到的煮茶、品茶知识，而且读后使人犹如闻到茶香而心爽神怡。其他如“拣佛豆”、“结寿缘”等民间风俗的描述，亦都符合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等

书的记载。

第三，描写具体、形象，生动地再现了清代风俗的生活情景。风俗描写（或记述）除真实性外，还需要立体性。《红楼梦》中有不少风俗描写，不是一般性的叙述，而是做到绘声绘色、维妙维肖，给我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，如第十四回秦可卿丧礼中“凤姐哭灵”这段传神的细腻描绘，使整个“哭灵”场面跃然纸上，产生强烈的立体感。又如在第五十三回“荣国府元宵开夜宴”的“看戏赏钱”一节中，也有同样声情并茂的效果。这短短一百余字的生动描写，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剥削阶级挥霍浪费，争靡斗奇，“散万金如流水”“犹自侈以为豪”的奢侈习俗。他们把成筐的铜钱。“豁唧唧”倒得满台乱滚，让戏子们一一去拾，以满足自己消闲遣闷，寻欢取乐的雅兴。

第四，保留了一些古代风俗的原始面貌，对我国民俗学资料起了辑佚作用。《红楼梦》中提供的民俗资料中，有些风俗的记述弥补了方志及其它史籍之不足，如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回中保留了放风筝为“放晦气”这一古老习俗的传承史实；第六十二回保存了端午节斗百草的具体形式；第二十七回记述的芒种节举行饯花会的热闹情景，以及如今已失传的北京俗语“狗不识儿”

“烧胡了的卷子。”“得盖”等，这些对人们研究我国民俗学和语言学，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。

总括上述，《红楼梦》中多姿多采的民俗风情描写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清代风俗最丰富的、可靠的、活泼的科学资料。如果把这些宝贵的材料加以探索，将为后世民俗工作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，提供科学的扎实的基础。

《红楼梦》不愧为清代风俗的百科全书。

《红楼梦》的风俗价值是无可怀疑，也是无可估量的。但是，曹雪芹并非为写风俗而写风俗。《红楼梦》也决不是单纯记录风俗的史书，这位学识渊博、思想精深的作家，以他那敏锐的眼光，抓住了这条沉积在人民生活深处最能体现民族心理的潜流，用他特殊的创作手法，创造性地把它转化为艺术的细胞，使之成为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血肉。曹雪芹把民俗事象的描绘，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的特殊手法来使用，而这种手法在全书中占着极其醒目和重要的地位。

第一，运用民俗揭示作品主题思想，具有深刻性。神话，属于民间口头文学，是艺术民俗的一部分。《红楼梦》开卷第一回，曹雪芹就以我国古老优美的神话“女娲补天”为楔子，引出了一块石头的神幻经历。作者以这块补天落选被遗忘

的顽石，投入“钟鸣鼎食之家”，历经人间离合悲欢，最后怀着无才补天的惋惜，重归青埂峰下的一番经历，导演了一段封建贵族由盛而衰的故事，实质上就是清代封建末世兴衰的缩影。

接着，在“女娲补天”的基础上，又用浪漫主义手法精心编织了“绛珠还泪”的奇丽神话。这正是作家苦心设计的《红楼梦》主线之一——宝黛爱情悲剧。用天上基于叛逆思想的自由恋爱，来反对人间的封建包办婚姻，寄托着伟大作家的美好理想和愿望。一场理想与现实的新旧婚姻习俗抗争，一直贯穿全书始终。曹雪芹以高超的技巧，把神话故事与现实的爱情悲剧，及自己对封建制度的鞭挞，融合得天衣无缝。既有浪漫主义色彩，强烈吸引着读者；又有现实生活气息，深刻的批评喻意。对揭示小说主题，起了深刻的作用。曹雪芹经过深思熟虑，拈来女娲这位女性英雄的古老神话，并加以继承和创新，确有其独到的艺术构思，当然，其中也包括作者为逃避文字狱而不能直言的隐衷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那块一直作为“命根子”戴在宝玉颈上的通灵宝玉，从风俗的角度看，属于古代儿童身上佩带的一种镇邪求福的迷信物。在这里，真实的民俗物描写，使神幻的顽石变成了“宝玉”，产生了现实内容和作用。到后来，

贾宝玉这个贾府心目中的“宝玉”，仍然是那块被弃置在青埂峰下“无材补天”的顽石。书中通过长命锁、通灵宝玉等风俗物恰到好处的应用，使之和主人翁的全部行为，形成鲜明对照，深刻揭示贾府这个显赫的百年望族已后继无人，在艺术上又一次成功地深化了主题。

第二，运用民俗反映历史背景，显示时代性。满族入关后，为巩固其统治地位，曾几次采取文武兼施、恩威并惧的政策，一方面强制推行满族的发式和服式；另一方面为取得汉人信任，力主满人在生活习惯上大量采用汉俗。因此，满汉同俗成了清代民俗上的最大特点，并反映在社会生活各个民俗事象里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三回在贾宝玉的首次“亮相”中，曹雪芹通过对满族独特民俗服饰的描绘，不但给读者清晰地点明了时代背景，而且对塑造人物起了有力的帮助作用。曹雪芹通过“箭袖”、“八团排穗褂”、“小朝靴”等满族服饰，以及“削发垂辫”发式的真实和生动的描绘，完成了贾宝玉的人物造型，很自然地把一位满族贵族少年活脱脱的形象展现在读者的眼前。

《红楼梦》的时代，宗教迷信风气盛行。这种腐败之风，也都成了曹雪芹艺术构思的素材。

《红楼梦》中再现了许多宗教迷信习俗；炼丹求

仙，念经拜佛，占坛扶鸾、算命测字、求签问卜，驱妖捉怪，真是应有尽有，这些陋俗如同历史的反光镜，照出了清代封建阶级麻木的灵魂和整个社会腐朽的面目。

虽然作者迫于政治陷害，在书中曾一再表白“此书不敢唐突朝廷”，“无朝代年纪可考”，并有意为作品蒙上一层神秘虚幻的迷雾。然而书中描写的清代诸种民俗事象来考察《红楼梦》的历史背景，就能很快拂去笼罩着全书的迷雾。清楚地感觉到；作家是在“假语”的掩护之下，向世人讲述“以舒展其胸中不平之气”的“真事”。

第三，运用民俗烘托生活环境，加强真实性。民俗是以稳固的心理定势和程式化的生活习惯相维系的。因此，不同内容的民俗生活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气氛和环境。曹雪芹特别喜欢借助传统的节日、礼仪、游戏等民俗活动，为书中的典型人物提供一个真实可信的具体环境，使之能够充分刻画人物性格，展示人物心理，以引起读者思想上的共鸣。

中秋是我国传统的“团圆节”，人们赏月玩月，共享天伦之乐。曹雪芹在第七十五回写了贾府一次中秋赏月的情景。在书中作者借用中秋赏月典型环境，表面上极力渲染热烈气氛，实质却

是热中透冷，乐里透悲。通过贾母赏月感受，细腻地表现出贾府统治者尽管强颜欢笑，终究难脱悲凉、忧伤的心境。团圆节的民俗环境，正是作者高明的选择，由此而产生了：盼团圆而不能团圆，想快活反倒更凄凉的特定情景，加倍反衬出封建贵族日暮途穷，无可挽救的衰亡命运。

又如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，作者借助“宁国府除夕祭宗祠”的典型环境，表现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——封建宗法制度，给予人们思想心灵上的毒害。这段对贾府祭祀习俗描写，既形象又生动地再现了清代祭祠的历史镜头，又透过这庄严肃穆，长幼有序、男女有别、秩序井然的民俗环境，使我们深刻感受到：清代封建宗族森严的等级制度，给予人们行动的巨大束缚。

第四，运用民俗帮助塑造人物形象，富有立体性。民俗生活是一个民族相沿成习的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的综合表现，人们的道德、思想、观念往往隐藏于其中。因而为深入发掘人物内心世界，塑造典型形象。提供了丰富的土壤。

看过《红楼梦》的人们不会忘记：“秦可卿死封龙禁尉”的豪华铺张丧礼场面，更难忘“王熙凤协理宁国府”的应付裕如的管理才能。作者把王熙凤推进了这规模庞大、错综复杂的丧礼的

民俗环境之中，集中表现，她精明果断、有胆有识的组织、指挥才能一面，使重要人物的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示。正如脂砚斋所说“写秦氏之丧、却只为凤姐一人。”

作者不仅把人物放进民俗生活的大场面中，发展其丰富的性格，而且还不厌其烦地运用民俗细节雕琢人物独特的个性。如：染指甲是古代妇女的装饰习惯，晴雯临终含悲咬下红指甲，以赠宝玉留念，突出了她个性中的情与倔。宝玉放不起美人箏，欲踩不忍的窘态痴情，真实地反映了宝玉尊重女儿的独特思想性格。苏州带来的土仪，勾起林黛玉思乡的悲戚，表现了她由于孤苦身世，而铸成的多愁善感性格。王夫人逼死金钏，又做新衣为她装裹，“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”，揭示了这位满口“阿弥陀佛”、“慈悲人”的虚伪性格等等。

第五，运用民俗预示人物命运，展开矛盾冲突，推动情节发展，《红楼梦》第二回，通过冷子兴和贾雨村茶余酒后的闲聊趣闻中，介绍了贾宝玉周岁时举行“抓周”这一古老习俗的情景。贾宝玉这个封建贵族的单传嫡子和合法继承人，在这占其一生志向的抓周仪式上，世上万物“一概不取”，却偏抓那些“脂粉钗环”，而惹得那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贾政大发雷霆。这决不是

一种偶合，而是作者的精心安排。《红楼梦》中贾政、贾宝玉父子两代人的尖锐矛盾冲突，一直贯穿始终。曹雪芹在书中让宝玉抓了这些女子用物，一方面暗示了宝玉性格发展的特征；另一方面标志着贾家新旧两代人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矛盾冲突，曹雪芹独具匠心的生花妙笔，使“抓周”这一祖辈传承下来的习俗，起到了加强作品深度的作用。

《红楼梦》百回大文，情节繁杂，人物众多，“没有个头绪可作纲领”，为避免文章“平芜琐碎”，曹雪芹创造性地在第五回“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”，运用梦兆、图谶等民俗事象并注入新意，采用“倒叙”手法，“将各人一生因果，逐一暗暗点出，后来便都有根蒂”。成了统领全书，预示人物命运，指明故事发展的特有艺术手法，在全书中起了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。

综上所述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运用风俗进行创作，真是达到随笔点化，运用自如的娴熟程度，他把这些绚丽的风俗民情色彩，有机地调合在自己的伟编巨画之中：有时浓墨重彩，有时淡写轻描；勾勒犹如蜻蜓点水，细刻就象神匠运刀，从而使书中表现的社会生活更加真实、丰富；塑造的典型人物更加形象、生动；揭示的主题思想更加含蓄、深刻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至今

未有人能够超越，曹雪芹不愧是运用风俗进行文学创作的典范。

当然，曹雪芹思想的核心是‘除弊’和‘补天’，这个矛盾世界观，形成了他批判的矛盾。因此在运用风俗进行艺术创造时，有时也难免落上这层时代和历史的尘屑。如第六十九回中写尤二姐之死，作者也曾愤慨指出是王熙凤“弄小巧用借剑杀人”，但又写了她自杀前，梦见死去的尤三姐托梦。说她俩是前生“淫奔不才”，“故有此报”。这样不仅开脱了封建贵族的罪行，给尤氏姐妹脸上抹黑，而且也显然不符合作者笔下尤三姐的性格逻辑，又如作者运用图讖形式，在对“十二金钗”的评论态度中，又杂有比较严重的宿命论思想，如把她们的悲惨遭遇和不幸结局，都说成是“前身注定”，“在劫难逃”。这些世界观的矛盾，同《红楼梦》的思想艺术成就是多么的不协调啊！

然而，和整个《红楼梦》的创作一样，曹雪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，使它们也统一在这部伟大作品之中。当他冷静地按照民俗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时，眼光是那样敏锐，观察是那样透彻，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是那样的鲜明，并且融入了自己深刻的批判，热情的歌颂，由此而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本质现象，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

律。总之，“瑕不掩瑜”，那些尘屑丝毫也无损于曹雪芹运用风俗进行文学创作的重大成就。

“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，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”。民俗与社会生活有着水乳相融，不可分割的联系，“它从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，又反馈回去，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，成为社会生活方式，个人生活习惯的一个组成部分”。曹雪芹从生活的矿藏中，提炼了他所需的风俗素材，广泛应用于《红楼梦》的写作之中，他极其真实、生动地描写了落后的婚姻习俗，愚昧的迷信观念，僵化的封建礼教，糜烂的生活方式，尖锐地、凝炼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上的没落，经济上的枯竭，和精神上的腐朽、崩溃，宣判了整个封建社会不可挽救的衰败趋势，因此，《红楼梦》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瞩目，人们把它誉为：“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”；“中华民族心理习惯的代表。”

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说：“作品的生命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。”因此，是否在作品中精心运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民俗事象，就成为衡量作品民族化程度，和艺术生命力的鲜明标志。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，历史上凡是成功的传世之作，都是以它独特的民族风格，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，都离不开艺术家对民俗生活的精确描

写。

《红楼梦》也不例外 它为我们摄下了一幅幅真实而形象的，充满中国民族特色的清代封建末世的社会风俗画。洋溢着江南情趣的岁时八节活动；标志着北方民族特色的衣着服饰，无时不历历在目。大观园中丰富多彩的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以及灯谜、酒令、笑话、风筝等民族文化遗产，点缀了响往自由的女儿们的生活。而园林建筑设计，工艺美术图案等壮观的艺术，则集中凝聚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。曹雪芹创造性地运用清代社会丰富的民俗材料，增强了作品的民族化程度和时代精神，并由此而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这正是《红楼梦》流芳百世，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主要奥秘所在。

《红楼梦》的伟大成就是多方面的，运用风俗进行文学创作，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大成就。正如巴尔扎克写作《人间喜剧》那样，曹雪芹也为我们留下了一部“许多历史学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”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“风俗史”。老舍说的好，《红楼梦》这部精而长的名著，“好比开了一座大矿”，只要不断探索，便能“慢慢地提炼出许许多多金子来。”因此，深入探讨《红楼梦》的风俗价值和作者运用风俗进行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，不仅能促进民俗学研

究，而且能进一步揭示和把握文艺规律，指导当前乃至将来的文学创作，使我国当代文学创造出更多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，为世界文学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## 女娲炼石补天和 《石头记》

《红楼梦》原名《石头记》，为八十回手抄本。一七九一年（乾隆五十六年）一百二十回本活字印行问世后，才改名为《红楼梦》。

《红楼梦》为什么叫《石头记》？这里面有一段来由。并且和女娲炼石补天有关。

请看《红楼梦》第一回：

看官 你道此书从何而起？——说来虽近荒唐，细玩颇有趣味。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，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，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，单单剩下一块未用，弃在青埂峰下，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自去自来，可大可小，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，不得入选，遂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。

后来，这块顽石就“幻形入世”，历尽人间离合悲欢炎凉世态，重新返回青埂峰下，在那块大石上将自己经历，书了一篇故事，还写了一首韵文，贴在后面：“无才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；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倩谁记去作奇传？”意思是说“我没有才能弥补坍塌的青天，白白地

来到人间这么些年；这里记的是我降生前后的经历，请谁替我抄去作奇闻流传？在这首诗里，道出了顽石无才补“天”的苦恼，也点明了《红楼梦》一书的来由。后来有个空空道人，访道求仙，从这里经过。他将这写在石上的故事仔细检阅了一遍，因见上面“大旨不过谈情，亦只是实录其事，绝无伤时悔淫之病”，只是“朝代年纪，失落无考。”他才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闻世传奇。”这篇故事就是石头记。此书假托由石头所记，作者即石头，书中主人翁也是石头。

让我们先来谈谈炼石补天的女娲氏。她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，传说中的上古“三皇”之一，因此又称“娲皇氏”。传说人类由她和伏羲兄妹成婚而生育繁衍，后来他们又禁止兄妹通婚，制定婚礼，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的情况。又传说她曾用黄土造人，炼石补天，后又治平洪水，杀死猛兽，使人民得以安居。

在女娲神话中，以炼石补天的传说，最为神奇而有趣。据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中载：“往古之时，四极废、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。”在这样情况下，女娲熔炼五色石子去补苍天，又折断鳌足支撑四极，使大地没有沉没。民间传说还说，女娲用三万六千五百块大青石把天空的窟窿镶补好，后来就变成了天上闪烁发光的星星。